

涠洲览胜

▲ 陈亚敏

滴水崖小景

滴水崖位于涠洲岛西面，因悬崖之上终年有水珠下滴而得名。

滴水崖面对浩瀚大海，峭然而壁立，由火山岩浆堆叠而成。崖的最高处约三四十米，整个覆盖着厚厚的植被，沿海岸向东伸出一里多长。10多万年潮涨潮落的冲刷，十多万年日月轮转的风化，曾经喷薄而出的火山岩浆已经冷凝为横层累叠的陡峭山崖，犹如被人类不经意地雕刻过。峭壁两旁的岩石形态各异，有的直立，有的佝偻，有的平坦，千姿百态，变幻无穷，在那里，你不得不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之妙。虽然同处一地，沐浴着同一风雨，覆盖着同一植被，但真正往下滴水的只有一处，是一座高达十米左右酷像人面浮雕的峭崖。我以为，大概只有此处才配称为“滴水崖”。

在滴水崖下面观察这座巨型的浮雕，那些从顶上往下垂直悬挂的藤蔓、参差杂乱的树木，是披在浮雕上的头发；那由岩石组成的人脸，看起来既严肃又宽厚。我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，去接住那些正在往下串滴的水珠。水珠清澈晶莹，送至口中，一阵甘甜，沁人肺腑。我想，甘露只赐给这酷似人面的山崖，难道就是大自然对人的偏爱？据说很久以前，有一年久旱不雨，整个涠洲岛井枯水断，土干物燥，唯有这峭崖还在滴水如流珠，全岛的人都到这里来接水饮用。因滴水崖救了涠洲岛，岛上人们又称它为“滴水观音”。

滴水崖不远处是沙滩。这些与沙滩相接的岩石，同前面高耸的山崖就不太一样了。虽然也都是群礁簇拥，但大都很平坦，丝毫也没有峥嵘感，而呈一种液体流动状，仿佛远古喷发的火山熔岩还在流淌。也有一些高屹于沙滩之上的岩礁，像是随意地乱堆放着，歪歪斜斜，一副摇摇欲坠、坠而不倒的样子。而海浪舔卷处，则是洁净无染的沙滩。我惊叹不已，涠洲火山岛如此神奇，刚才还是屹立的熔岩，这会儿马上就是平缓的沙滩了。像一支壮美的歌曲，由激越高亢一下子滑入了细语缠绵。

落日时分，夕阳照在滴水崖上，给“滴水观音”镀上了一层紫红色，有一种高贵神秘的感觉，我心中为之一颤。

海天中，一片橘红中帆影绰绰，穿越如梭；沙滩上，停满了三角小艇，渔民们或来或往，脚步轻快，笑语飞扬，连人带船都披上了金色的晚霞。好一幅出海图啊！

情迷火山口

涠洲岛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岛，也是个美丽富饶、充满神秘诱惑的小岛。在湛蓝色的海湾里，白色的建筑物沿弧形海岸修建。山坡上郁郁葱葱，有茂密的相思林，挺拔的木麻黄，果实累累的香蕉树，开着金黄色小花的仙人掌……满目翠色，满鼻花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我们沿着上山的公路去游览火山口，沿途随处可见火山熔岩喷发的痕迹。那些已经凝固的一层叠一层的岩浆，栩栩如生，似乎还在流动，要把人带回到那场13万年前爆发的火山之中。站在

那里，我仿佛能感受到脚下的岩浆翻滚，听到来自大海心脏的呐喊。

火山口位于涠洲岛西南端的鳄鱼山下，紧贴着海面。由岩浆生成的悬崖参差层叠，颜色黑红，非常坚硬，像熄灭的炭火堆，又像炼钢厂刚刚冷凝的废炉渣。更为令人惊奇的是，在悬崖的中间，还能见到一颗颗黑色的火山弹。可以想象，当初这些家伙从海底呼啸而出，遍体通红透亮，跃然于海天之间，大概是落后了，赶到火山喷发的尾声，冲至半途就尘落在这里了。

脚下的海浪一下一下地扑打火山口的岩石，我心里遥想着远古的那场火山与大海的厮杀，是何等的壮观！何等的剧烈！何等的惊心动魄！肯定是山呼海啸，天崩地裂。那海水被岩浆烧滚，烈焰被海水浇灭，熔岩和大海殊死搏斗，水与火誓不相容，经历脱胎换骨的痛苦，岩浆才彻底挣脱海底地层的禁锢，冲将出来，向往辽阔蔚蓝的天宇，获得新生，在茫茫大海中崛起成涠洲一岛，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我想象，相距不远的斜阳岛，也应该是在火山喷射到最高潮时，将岩浆喷到几海里之外，落地生根而成。

从火山口至山顶，有石阶三百余级。半山腰有一供游人歇息的凉亭，不知何人所建。我站在凉亭的侧旁，一任海风徐徐吹来，放眼瞭过，对面年轻的涠洲镇尽收眼底，那些风格各异的建筑物，耸立在像怀抱一样的岛上，白色的墙群和蓝色的玻璃，在阳光和海水的衬托下，十分和谐。涠洲湾的水面湛蓝而辽阔，海面点缀着成行成列的浮球，有浅色的也有深色的，煞是好看，那是由日本商人投资兴建的珍珠养殖场。码头那边，停泊着往返于北海与涠洲之间的游轮，不时有几艘快速驶过的渔船，在平静的水面上划出欢快的浪花。

以涠洲本岛作背景，海面作主题，浮球、渔船和浪花作点缀，这不是一幅画中极品吗？是的，这就是一幅山水画，那样亮丽，那样令人陶醉。

13万年前的火山岛，经过漫长的风雨雷电，潮起潮落的雕琢，才得以生长成眼前美丽的涠洲岛。而它爆发之前，又是经历了何等的压力，经历了何等的艰难而漫长的孕育！相比之下，人类确是太渺小了，受点委屈挫折算什么？有什么想不开、放不下的呢？

石螺口拾夕

石螺口坐落在涠洲岛北面，据说它因形状像石螺而得名。

我是头一次到石螺口。大约傍晚六点，岛上司机告诉我们，今天没有风浪，正是看大海落日的最好时间，要带我们去一个欣赏落日美景的最佳位置。

到达石螺口，已是夕阳西下，只见海面开阔而平缓，西头有一座山崖伸出海里，临海是峭壁，所有的景物都笼罩着一层柔和如锦缎般的光线。这大概就是石螺山吧！可我东瞧瞧、西望望，也未能看出这山是如何像个螺来。

夕阳西沉，光线已由浅浅的橘红色，逐渐变为深红，紫红，而又暗红。有人用夕阳溶金来描绘大海落日，真是一点也不夸张，海滩上的渔民和他们的船，全都融在一片泛着金光的夕阳中。眼前，海天一色，渔帆点点，若不是渔船与落日的距离在变化，渔民的身影在忙碌，我还真怀疑这不是实境，而是一幅画了。我赶快拿出相机，拍摄落日风光。

镜头中，抬筐扛网的人们身上闪耀着夕阳的光芒，远方的涟漪，也泛着一闪一闪的金光。我兴奋，也紧张，这是我拍摄过的最灿烂、最亮丽、最真实的大海落日风光，生怕一呼吸、一抖手，

就破坏了这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般的镜头。我忙不迭地、小心翼翼地拍摄，直到那轮红日沉入海底，还深感意犹未尽。

带着几分惬意，带着几分思恋，才想起还未观看这一带的沙滩。

沙滩从西头山崖向东展开，有几里长吧。滩头泊着很多三角小艇，三三两两的渔民正在不紧不慢地收拾渔具，准备出海。看他们神态自若，悠然自得，不像是在大海漂泊，一夜的劳作，倒像是闲庭信步，涉海如入市。在晚风轻拂中，落日的余晖、尖尖的三角艇和上下忙碌的渔民，如变化着的剪纸，一瞬一变的点缀着这海湾和沙滩，使得这里如诗如画的风景有了一种鲜活的动感，有了一种动态的美。